



“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”名家访谈活动现场。谭标 摄

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,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得主刘醒龙: “我的就是最好的” 折射贵州文化自信

本报记者 曹雯

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、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得主刘醒龙谈起初到白岩村的感受时说,自己在大别山里长大,对河沟、小桥、梯田都很熟悉,但这里苗族服饰的色彩让他眼前一亮。刘醒龙觉得,服饰的色彩不同,也带来了山水色彩的不一样。在他眼里,白岩村是“用黄金白银堆出来的地方”,“金黄的稻田养活我们,它是一种黄金;早上起来窗外的白云,就像白银一样。”

长期以来,刘醒龙喜欢到处走走看看。他认为文学营养来自基层,生活永远比文学精彩。他说起写《天行者》的契机,是2005年在黔西南笔会上,一名陌生作者对他说,当地乡村老师人手一本《凤凰琴》,在艰苦的教学环境里感觉迷茫的时候就把手拿出来读。这让刘醒龙很感动,因为《凤凰琴》是自己的成名作,反映了民办教师的生存状态。这次笔会的经历他一直记在心里,2008年写下了同样聚焦民办教师群

体的《天行者》,后来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在刘醒龙看来,那些真切的感受,会长久留在心里,说不定某天就会呈现在自己的作品里。

多次来贵州,对于这方水土的变化,刘醒龙看在眼里。他觉得贵州在全国具有典型性,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“村字号”的出圈。刘醒龙说:“我很感动一个村子里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们,一夜之间成了网红,成了‘流量担当’。这背后展现的,是时代一步步发展到现在,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自信。”刘醒龙认为,贵州人自信是有底气的。过去有些地方不愿穿自己本民族服装,现在反过来了,“大家觉得我的就是最好的”。文化自信不是说大话,而是像“村超”“村BA”“村T”“村秀”、妈妈篮球赛这样,敢于向世界展现自己。

谈及这种自信的根脉,刘醒龙表示,多彩贵州的文化是层次丰富且迷人的。屯堡原多指军事防御建筑,主要用于屯兵。随着时局变化,屯兵的作用慢慢

消退了,驻守边关的将士们变成纯粹的本地居民。于是“堡”又指向有城墙的村镇或聚落。“堡”到“堡”的读音变化,可以看到贵州的历史变迁过程。刘醒龙说:“有国才有家,有家才有国,家国从来是一体的。在今天的屯堡文化里,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和平环境的贵州人,一心一意搞发展,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展现自己的文化。”

“任何地方的文化根脉都在自己脚下,我们要守住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,守住自己的根脉,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活出自己的韵味来。”回到文学,刘醒龙觉得每一个写作者都要站在现实这块坚实的土地上,去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、最熟悉的人。找到生活的真谛,也就找到文学的真谛。此外,文学创作不能急,也不能不急。刘醒龙认为,面对新时代贵州当下的瞬息万变,写作者不急就会错过,但太急有可能作品又写得不到位,处理好急和不急的关系,才有可能出大作品,出经典。

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:

在亲切与陌生之间重新认识贵州

本报记者 陈江南

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、知名历史纪实作家胡松涛第一次踏足白岩村。“从9月11日一踏入白岩村的土地,这里田野的气息、庄稼的气息,甚至野草的气息,都让我感到很亲切,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老家。”他表示这种老家般的亲切感里,又充满着一些陌生感。

胡松涛是河南人,家乡地处中原,抬眼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。他说,“春夏时节是绿油油的麦子,麦子收割之后,八九月份平原一下子长高了,是两三尺高的玉米。”而白岩村则完全不同,梯田云雾缭绕,层层叠叠,不禁让人想象“究竟是梯田托起了村庄,还是白云托起了梯田?”这种独特的山地景观带给了他全新的审美体验。

1997年,胡松涛第一次来到贵州,彼时贵州许多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。“我在农村生活了快20年去当兵,我经历过贫困。”他坦言,自己是听着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长大的一代人,29年前初到贵州时,深切感受到贵州脱贫的难度和挑战远比中原地区更为艰巨复杂。

贵州省文联主席、省作协主席,鲁迅文学奖得主欧阳黔森:

扎根故土,用文学书写山乡巨变

本报记者 陈江南

“白岩村的梯田因山势不同,自有一种小巧别致的味道。”贵州省文联主席、省作协主席,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欧阳黔森坦言,几年的时光,整个村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

从地质队员到专业作家,欧阳黔森与贵州乡村的缘分由来已久。20世纪80年代,他曾从事地质工作长达8年,走村串寨、翻山越岭,对这片土地的地理肌理有着切身而深刻的体认。

他回忆道,贵州“地无三尺平”,全省境内竟找不出一块像样的平原,国土资源卫星图显示,贵州境内山峰数量超过125万座。“小时候爬山,总想着翻过这座山看看后面,可后面还是山,万峰成岭。”

重重叠叠的山峦,曾长久阻隔着贵州乡村与外界的联系。过去,许多乡镇不通公路,村民种出的作物运不出大山,买盐这样的生活物资都要跋山涉水,甚至有老人一辈子都未曾走出大山、到过乡政府所在地。欧阳黔森感慨道,那个年代的贵州乡村,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闭塞与艰难。

而今,天堑变通途。贵州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9500公里,美丽农村路建成里程达1027公里,一座座桥梁凌空飞架,一条条隧道贯山而过,共同织就了一张全域交通网。

“我们把山头间的阻隔,硬生生打造成了‘高速平原’。”欧阳黔森说,交通的巨变让村民的农产品得以走出大山,外界的信息与机遇也随之涌入乡村,村民脸上洋溢的笑容,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见证。

交通畅通,为贵州乡村注入了发展的动力,而文化自觉,则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别样的精神光彩。近年来,贵州“村字号”出圈,从“村超”“村BA”火爆全网,到“村T”“村歌”惊艳世界,再到“村马”赛事引流……这一系列现象背后,究竟是什么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?在欧阳黔森看来,答案正是时代发展下,老百姓一步步积淀而成的文化自信。

“文化自信不是喊出来的,而是发自内心的底气。”他举例道,就像贵州的各民族群众都自信地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,认为“我的就是最好的”,这种

由内而外的自信,正是扎根本土、活出精彩的真切体现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,多年来,欧阳黔森始终被民族文化蓬勃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所感动、所滋养。这份深厚的情感,也自然延伸至他对民族村寨如何在开发和保护中找到平衡的思考。他指出,“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”二者相辅相成,关键在于找准自身独特定位,切忌盲目跟风、陷入同质化竞争的窠臼。

欧阳黔森将文艺作品的作用形象地比作“添柴加瓦”。他说,“文艺作品只是一种助推力量,真正的根基还在于自身特色是否扎实牢靠。”在他看来,文旅融合发展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的长期事业,绝不能急功近利,更不能滥用文化资源、透支文化生命力。

对新时代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,欧阳黔森充满期许。他说:“踏踏实实搞创作,不要有杂念。既然热爱文学,就要本着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初心,传承好中国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学品格。”



关于大小井的“水问”

文/图 本报记者 舒畅

在罗甸大小井,最想问的是水。屈原有《天问》,大小井让人满心是“水问”。

想问它为什么绿得这样幽深,想问它从哪里来,经历了什么,以及平静的表面之下,暗藏着怎样的故事。

“水问”之一:大小井是谁?

第一次在《贵州省志·地理志》里读到“大小井”三个字时,看到一行数字:地下河长85公里,流域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,四层溶洞,最深的第四层在750米之下。翻来覆去看了几遍,脑子里升起一个念头——这里是一条河,倒像一头沉睡在地底的巨兽。

后来又翻到1989年的记载。那一年的春天,中法两国科学家联手走进了罗甸县沫阳区的深山深处。他们钻入幽暗的洞穴,涉过冰冷的地下河,在溶洞深处看到了千姿百态的岩溶沉积。被惊艳到了的法国专家说:“这比世界著名的风景胜地——法国南部的伏克留兹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伏克留兹泉我不关心,但大小井我得去。

到了罗甸,先去小井。穿过寨子,沿着一条竹林掩映的小径走了十几分钟,一个溶洞出现在眼前。洞口不高,却深得望不见底。《贵州省志·地质矿产志》里记载:小井出水口的溶洞长1453米,洞体高30至50米,宽15至25米。我站在洞口,只觉得一股凉风从深处扑面而来,带着水汽和石灰岩特有的气息。洞底,清澈的水流无声无息地涌出,汇成一条小河,碧绿如玉。这就是小井的出水口。而那条从大井涌出的河流,就在不远处等着我。

绕过几棵遮天蔽日的古榕树,我听见了水声。不是瀑布那种轰鸣,而是从地底涌出的、低沉的、持续的汩汩声。循声而去,翠屏山麓下,一个高约7米、宽约10米的洞口赫然在目。洞内幽暗深邃,碧绿的水流从洞中缓缓涌出,在洞口汇成一汪深潭。这就是大井。两个出水口,一脉相承,汇合后成为坝王河的源头,最终流入珠江。

“水问”之二:水从哪里来?

我蹲在潭边,伸手探了探水,冰凉刺骨。这意味着它在阳光温暖不到的地方行进已久。《贵州省志·地理志》上说,大小井的大井地下河主源在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,小井的源头在惠水县翁吕乡。两条河经历了暗流涌动,经历了支流汇入,经历了许多大自然知道的秘密,才终于在罗甸县沫阳区董架乡冒出头来,成为相距约400米,被众人看见并惊艳的大小井。

从高坡到大井,地下河蜿蜒曲折走了85公里。它从贵阳出发,一路流经克渡向斜、雅水背斜,穿过石炭系、二叠系、三叠系的厚层石灰岩和白云岩地层,沿途汇集了20多条支流,像一个庞大的树状根系,在喀斯特的腹腔里伸展、交织、奔腾。

“水问”之三:为什么这么绿?

大小井的水色之绿,超出普通意义上的“山青水绿”的绿。它绿如翡翠,通透深邃。小井出水口又称碧影潭,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》上说,由于石壁岩内含硫酸铝,石壁呈淡蓝色,在碧绿河水映衬下,显得格外美丽,若有阳光照耀,更显妩媚。

水在漫长的地下旅程中,溶解了岩石中的硫酸铝等矿物质,加上洞内光线折射和水生植物的映衬,便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碧绿。这绿色不是染的,是时间浸泡出来的。

“水问”之四:经历了什么?

长长的暗河,不是一条安静的暗渠,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。它时而奔涌在宽敞的洞厅里——中法科考队曾发现一个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巨大洞厅,堪比两个足球场;时而被挤压在狭窄的岩缝中,形成湍急的伏流;时而又从几十米高的跌坎上坠落,在黑暗中发出雷鸣般的咆哮。沿途有涌泉喷珠吐玉,有地下瀑布飞流跌宕,也有地下湖泊平静幽深。还有数不清的天窗和落水洞,阳光偶尔从头顶的裂缝漏进来,在水面上投下一束光柱,像来自天空的探照灯。

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》上说,1986年,中法洞穴科学考察队专家发现大小井景区内的芭蕉天坑、中厂天坑、响水洞天坑3个洞穴被同一暗河连接,暗河全长约5公里,是典型的虹吸管状洞穴——水像被一根巨大的吸管抽进去,又从另一端喷出来,往复循环,神秘莫测。这样的地下河系统,全世界少见。

我望着眼前端庄平静的碧潭,想象着它曾经经历过的左奔右突、幽深黑暗的地下旅程。水从高坡的某个山缝里渗入地下,开始漫长的流浪。它穿过一层又一层的溶洞——县志里记载,大小井地区有四层溶洞,最深的在750米之下。它冲刷、溶解、切割,用千万年的耐心,把坚硬的石灰岩雕琢成今天的模样。它听过岩石崩塌的巨响,见过钟乳石以每年几毫米的速度生长,也在某个幽暗的角落与一条鱼——一种只属于地下河的白化鱼——擦肩而过。

然后,它终于在大井和小井的洞口,重见天日。从洞口涌出的那一刻起,水便不再藏匿。它汇入坝王河,一路南行,经过村寨、稻田和榕树荫蔽的河湾,最终奔赴珠江。在罗甸的阳光下,它碧绿如初,沉静如昨,仿佛从未经历过85公里的黑暗与跌宕。“水问”问到最后,最想问的只剩下这个:在如此深重的曲折幽暗中,它如何做到依旧清澈、从容、流淌不息。而水给我的答案大概就是:不问路况,只管奔流。



大小井景区内的天坑。